

七 场 话 剧

254
钟 声 悠 悠

(珂 垠 稿)

厦門市文化局副目室

年 六 月

人物：

柳珊：——女，廿七岁。永平县某公社知青，

后调《白鹭》号客轮酒吧当服务员。（珊）

赵海南：——男，卅一岁。《白鹭》号酒吧组长。（赵）

柳妮：——女，十二岁。珊一妹，清洁工人。（妮）

柳母：——女，五十岁。珊母，家庭妇女。（母）

康荣旋：——男，卅岁。香港来客。（康）

朱艳兰：——女，卅多岁。国内流氓走私集团头目。（朱）

陈静雨：——男，六十多岁。回固定居华侨富家。（陈）

严主任：——《白鹭》号客运室主任，男，五十岁。（严）

舒莹：——男，六十岁左右。作家。（舒）

肥彪：——男，十多岁。走私集团分子。

番薯叔：——柳家这叔，男，五十岁。（番）

客轮华侨乘客及服务人员若干。

吃喜酒客人若干。

女讲解员一人

邮差：

序

时间：一九七九年秋天

地点：绿岛市华侨博物馆艺术展览厅

〔在海关悠：的钟声里幕后，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海港和海关大楼。

窗的一边，是两座雕塑：郑成功，陈加庚；窗的另一边，挂一幅长轴国画“一行白鹭上青天”。陈静雨和赵海南站在画前。〕

陈：（指着画）你看他这个地方的用笔，妙极？

〔一位女讲解员模样的人引舒望进，指一下陈，舒朝他点点头，一女讲解员下，舒望激动地朝陈走来了。〕

舒：静雨！

陈：（急转身，一楞，大叫）舒望！哎呀，我的老朋友！我一直在我你。

舒：（与陈紧，握手）我前些天在报上看到你和你带回的那张画的消息，才知道你回国了。

陈：（对赵）介绍一下，这是我许多年前在美国的好朋友，作家舒望。（对舒）这是我刚发的学生，绿岛市至香港定期客轮《白鹭》号上的服务员，赵海南。一位有希望的业余国画艺术家。

舒：你好呀，小伙子。

赵：您好；在报上，杂志上常看到您的文章。

舒：那咱们也是老相识了，哈——。

〔众笑〕

舒：（望墙上画）“一行白鹭上青天”。（急转身）静雨，这就是您带回来的那幅画？

陈：（点头）

越：就是这幅，陈老师在归国前夕，变卖家产，

用一百五十万美元从一位美国人手里买下，带回国，无偿地献给祖国。

舒：一百五十万美元。静雨，你的赤子之心，真是令人钦佩呀？

陈：过奖了？比起陈加庚老先生，我这又称得了什么？做为一个炎黄子孙，一个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海外游子，这不过是应做的本份。

舒：好：静雨，我可找到了！

陈：（莫名其妙）找到什么？

舒：你知道，华侨，是世界上最热爱祖国的外侨。从辛亥革命以来，华侨对于中国的革命，起过多么积极的作用！很久了，我一直想写一出戏，表现我们可敬的侨胞。今天，我听了你这一席话，我的灵感告诉我，我找到了我那主人公在生活里的模特儿。

陈：啊？！把我写进戏里？no no，作家同志，我说你呀！咱们绿岛市爱国的英雄还少吗？（指塑像）要写他，郑成功，写这个博物馆的营建者陈加庚老先生。写我，对不逮老朋友。

舒：（走到塑象下，深情地，他们，都值得大书特书。但这幅画岂不值得一写了？一张无价的名画，闪烁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异彩，在腐败的清王朝手里，被帝国主义的大兵抢掠走了。这幅画历时近百年，辗转数万里，终于又回到了祖国，这多么生动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这难道仅仅是一幅画的经历吗？清王朝丢失的不仅仅是画，今天我们祖国得到的也不仅仅是画。我的灵感告诉我，这幅画的失而复得将是一个既充满色彩的戏剧性而又富于深刻哲理的故事。

陈：这幅画的失而复得？等等，你提醒了我。海南，他倒是可以

给你讲讲这幅画另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

东：这幅画另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

〔赵走到一阵昏厥〕

东：是的，这幅画，（转身发现赵）赵南！（上前扶赵）

东：赵南同志，你怎么啦？

赵：（清醒）啊，对不起，没什么，没什么。

东：对不起，赵南，我触到了你的伤疤。

赵：不，您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也希望把珊珊最后的话，告诉我所有的同辈人。

东：珊珊？

东：那珊珊，他过去的女朋友。

东：过去的女朋友？现在呢？

赵：她死了。

东：死了？！她怎么死的？因为这幅画而死？

赵：从哪儿说起呢？（从怀中取出一个笔记本，里边有一封厚厚的信。递给东）这是她临死前给我的信。

〔东急接信，坐下，读信。灯暗，追光落在东身上。画外音起〕

第一场

时间：一九七九年仲春，一个晴朗的下午

地点：柳家，

〔幕启，珊珊哼着歌，站在椅上往墙上挂一大红喜幛〕

珊：（高声）妈，妈！（内应）你来一下！

母：（从厨房出，一手还拿着勺子）来了，来了，（一见，哎呀，珊，快下来！下来！

珊：（扭过脸）妈，你瞧，挂正了吗？

母：（无奈，走过照）正了，正了，快下来！

珊：（跳下）妈，瞧你大惊小怪的，我在耕山队，爬山上树的，还在乎这个？

母：珊珊，明天是你跟海南订婚的好日子，妈是怕你有个闪失，可是不吉利呀！

珊：不吉利？还要怎么还吉利？下乡十年，整个公社的知青都走了，就剩下我们耕山队伍个。还要怎么样？还能怎么样。不吉利？

母：唉，都怪你那死去的父亲，不明不白地落下了反革命的帽子。咱门路又少，你又不肯去“进贡”那些大队、公社、知青办的干部。

珊：我刚下去那几年，“进贡”给他们的猪油，海味，面干还少吗？

母：可你几次招工招生没中，就不肯再接着“进贡”啊！

珊：你有那么的本钱？

母：就是裤带子打结，妈什么时候舍不得给你这个钱？

珊：裤带子打死结？干吗我们要勒裤腰带去喂肥他们？我活着还了！

我决不再进贡！这回爸爸平反了，他们再敢不让我走，我上北京告他们去。

妮：（开门进，告谁呀，姐姐？（突然闻到什么）哟，什么东西烧焦了？

母：哎呀，糟了糟了，我们黄花鱼！（急奔下厨房）

妮：（见姆，抹泪，吃一惊）姐姐，怎么啦？连南哥欺负你了？

姆：看你泥那儿去了，（装笑）没什么。

妮：（窗外不远处的连头大楼，传来了三下钟声）三点了。连南哥，还没来？

姆：他们船今天到得迟，（走到窗前张望）不过，也该来了。

妮：照你急了的样子。

姆：（不好意思，去你的，死妮妮！（突然想起，哎，你该上班了。）

妮：明天你订婚，下午，我请假，帮姐姐做点准备工作呀。

姆：那我该怎么谢谢你？

妮：得了，不骂我就好了。哎，姐姐，你们干嘛不结婚，还来什么订婚呢？妈也真是封建脑瓜，你也真听她的。

姆：（叹气）唉，你当城在城，哪里知道当知青的苦处，哪里懂得妈的用心。

妮：（情绪骤然低落）我虽然当城，可干了扫马路这一行。唉，你怎么知道妹妹的苦处？

姆：什么苦处？让我回城，别说扫大街，倒屎桶拉粪车我也干。

妮：哼，真叫你，不后悔有鬼。

姆：所以我说你不了解我现在的处境，现在的心情。（稍顿，海南已经卅了，我也整整廿七了。结婚吧，担心调动多一层阻力，不结婚，又怕连南象康柔旋一样变卦，甩开我。（猛转身，惨然一笑）好妹妹，我们谈要别的吧。

妮：好的。（顿，忍不住）不过，姐姐，你怎么能拿海南哥比康荣旋那样卑鄙的小人呢？海南哥六年来，始终是那样关心你，关心我们家。特别是前年他调回城，在《白鹭》号上工作，那是来往香港的客轮，待遇高，多少人羡慕，可他还是对你那么好。你说要订婚，他就订婚；你说要结婚，我相信他^也会同意的。爱情最宝贵的，就是始终如一，你怎么还怀疑他呢？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姆：傻妹妹，等你谈恋爱，你就知道了，爱情从开始到结束，从来都是处在怀疑猜测之中。

妮：那是因为你有过跟康荣旋^的那一段痛苦的经历。可你不能因为第一次出海遇见风暴就怀疑大海没有明媚的阳光。

〔门推门，进来流里流气的肥彪〕

妮：我谁？

肥：（将起袖子，露出三、四个手錶）手錶要吗？双跳、细码，……

妮：我们不要，你出去。

〔母闻声由厨房出〕

母：什么东西？我看看。

肥：瑞士錶，瞧。

母：（一边接錶）你骗谁呢？瑞士錶！

肥：哇，你这个老的，还识货呢，不错，是台湾錶，不过零件可都是瑞士的呀，货真价实，你不信，瞧这英文字。

妮：妈，你信他的。

姆：妈，你买錶干嘛？

肥：哎呀，姑娘，你手上那上盗錶该换换了！瞧这多漂亮，多新式，最时髦的！

母：多少钱？

肥：一百块给你拆了。

母：（还钱）一百？你去找那些北方来的外地人吧。

肥：哎，你出个价呀！

母：卅元。

肥：五十元。（把钱推回）

呢：妈，这个东西政府要抓的。

母：三十元，多一分我不要。

肥：拆了拆了，今天拆我倒塞，三十元给你、送给你。（伸手钱）

呢：妈，便宜没好货，这錶若是个坏的，一天快一个小时，那+你我谁去呢？

肥：嘿，你去打听打听，我肥总做过这个次序的事吗？卅元，一块跳日跳星期的手錶好象是捡来的呢。

母：（一边变钱）坏，可还要我你的呢？

肥：美话，这样的进口錶会坏？你求我求。（匆匆出）

呢：（恼火）妈，你真是！（重重把门关上）

母：你懂什么？（发现呢呢的服装）你瞧你，整天就穿着你这+大街的工作服，怕人家不知道你扫大街光荣？快换衣服去。

呢：我偏不换。扫大街怎么着？矮人家了？短人家了？（赌气走一边）

母：你近死了头，你……

姆：妈，呢呢年岁轻，说话没轻重，你跟她生什么气呀。

母：姆那，你不知道你这妹妹，可老是跟我拧着劲。妈也不拘着她。喏，这个錶，你拿去。

姆：妈，你气糊塗了？我这不有一个吗？

母：哎呀，你这不开窍的了头，这錶是给你拿去换招工回城那个表的。

珊：妈，（激动得流下泪，放下镜）

〔敲门声〕

珊：他来了，（奔去开门，海南进，怎么这么迟？

母：（亲热地）海南改，刚下船？哟，瞧你满头满脸的汗，妮妮，快打水来给你海南哥擦把脸！

妮：哎，（冲海南做了个鬼脸下厨房）

母：（冲着后背交代）把我柜子里那条新毛巾拿出来！

赵：昨天风浪大，船一要多才靠的岸，（接过珊珊递来的茶，同时把手上的雨巾机湿过去）三用机买来了。

姐：（抢前接过）哟，几尔刺叭的？（边打开包装，

赵：两尔刺叭，（帮姐，珊取出三用机）

姐：哟，真新！外国所做东西就是不舍糊。

母：（端水出）三用机！海南哥，这是你给自己买的？还是给我姐姐买的？

珊：就你多嘴！

赵：（傻笑，洗脸）

母：上香港街逛逛了没有？有什么好东西让我们也开开眼界。（边翻赵的手提包，拿出两瓶白老油）哟，这是白花油吧？

赵：伯母，这白花油一瓶给您，一瓶留我妈用的。

母：那我就收下了。这东西厉害，什么病都好用呢！

珊：你妈的病，昨天我去，好一些了。

赵：妈的病要全好起来，没那么容易。文革那几年给折腾得太厉害了。

珊：你要劝劝姐。退休就退休了，何必再去给半业班当什么辅导老师呢？

赵：她的心都在学生身上，不让她去，她更闷得慌。

珊：你呀，就跟她一样，（母拉妮悄悄下）先知道干，干，干，有

“什么呢？‘四化’就实现啦？

赵：不干！就要实现不了。

珊：早实现了，你没听人说“农民自由化，工人婆金化，干部特殊化，知识分子贫穷化”。

赵：（笑，胡扯淡！

珊：那些开后门的头头们才是胡扯淡。中国的“四化”会实现，有几个人相信的？

赵：你太偏激了。“四人帮”垮台，特别是这次三中全会，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的中央是实事求是的，照这几条路走下去，我看相信“四化”会实现的人，就会渐渐多起来。

珊：我如果也象你穿着这身笔挺的制服，在《白鹭》号上工作，我也会象你这样高调的，（刚才没买上的门推开，出现一个邮差）

邮：郝珊珊，拿印章，电报。

珊：哪里来的？

邮：永平县。

珊：（紧张，掏电报套）

邮：这儿签个字。

珊：（接笔，慌乱地把抽出的电报掉地）

赵：我来签。

珊：（弯下身，看见打开了的电报，一呆，跪了下去，惊喜地）
海南，（双手捧起电报）

赵：怎么回事？

珊：我，调回来了！

赵：真的？（抱过电报看）

珊：（跪坐在地上，哭了）

赵：姗姗，（他忘了把她拉起来，也哭了）

〔母与妮听见出〕

母：姗，怎么啦？怎么啦？

姗：（一跌而起，妈妈！（扑向母）我调回来了！

母：什么？调回来了？

妮：真的？我看？（抢过电报）

赵：看，还是航管局去招工的。（突然想起，姗姗，说不定你也会上《白鹭号》）

姗：真的？

赵：我今天刚听老船长说，香港回来的旅客逐渐增加了，《白鹭》要增加一些服务员。

姗：你别骗我？

赵：真的！我们可能又要一起劳动，生活……

母：但已经不是耕山队的梯田，而是在现代化的客船上……

赵：业余时间，我们象当年一样再一起学画，学英语，把失去的年华补偿回来！

母：补偿？

赵：是的，补偿，你还记得吗？“严冬掠夺去的一切，新春会给你还来！”

母：茫茫！茫茫的诗？

母：你们别念诗了，姗，那你要赶快回永平办手续。

妮：妈，你高兴得糊涂了？明天是姐姐和湛南哥订婚哪！

赵：姗姗，你不觉得现在订婚，已经是多余的吗？

母：多余？

赵：我们可以结婚了。

母：明天？

赵：不，伯母说得对，你要赶紧回去，明天就去。等回来，咱们从从容容，高高兴兴地结婚。

赵：是啊，咱们这儿政策多变，说不定这这儿几天又要有什么东结那就完了！明天走，明天走！

赵：明天走。（还手锁，妈，那这快就就你自己戴吧！

赵：（高兴）好，我也风光风光！

赵：我去买车票吧。

赵：我去，我有自行车。（跑出）

赵：（扑到窗口）买第几班的！

赵：（一听，也退到门口）别！买头一班的！

赵：（在窗口边，望着，快来看，晚霞，夕阳，大窗，多么美！

赵：（走过去站在一起，真美！

〔赵下厨房〕

赵：（忽然想起，来我，差点忘记，（从手提包内取出画轴）你喜爱的那幅画“一行白鹭上青天”，我揣摩好了，给。

赵：（展开）真漂亮！挂起来。

赵：挂哪儿？

赵：（指喜幛）就挂这儿吧？把这喜幛取下来。

赵：跃上椅，取幛，挂画）

赵：行了。

赵：（跳下椅，赵伸手扶他，两人亲热地依偎在一起传来轻柔的铃声）

（切光，跟外音起）

第二场

时间：四个月后，夜。

地点：《白鹭》号酒吧。

〔幕在挥戈舞曲中启，五光十色的酒吧一直延伸到台后。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可以看见那脉和皎洁的月色映照的火盆。在两个窗之间，有一幅中国古画，“一行白鹭上青天。”〕

〔海南，珊珊都穿着服务员的服装在奔忙，不时传来他们的声音：“蚶仔煎二盘”，“土笋冻四碟”，“先生威士忌两杯”，“金牌马得利一瓶”。〕

〔珊珊手拿托盘，疲倦不堪地走上，在边上一张椅子坐下，海南又复上，把端回的空碟往柜上一放〕

赵：珊珊，怎么啦？哪儿不舒服？

珊：晕船，全身酸痛。唉，回城时，穿着这身西装，好像威风凛凛，干了几个月，去香港转一圈，才知道原来是下等的侍候人的活。

赵：应该说，比我们耕山队是天上地下了。

珊：（指旅客，你怎么还喜欢忆苦思甜呢？比比他们，也是天上地下。

赵：那可不见得。（内喊“威士忌”）来了，（匆匆拿酒下）

珊：（叹口气，伸一伸腰，揉一额头，依然坐着）

赵：（复上）珊珊，身体不舒服，就到房间休息。这儿，旅客都是外国人和华侨，我们是他们回国接触的第一批祖国的人，……

珊：得了得了！又要注意影响，祖国荣誉，我听多了。（不高兴站起）

赵：（委屈）珊珊，我是好意，你怎么啦？

珊：（没好气）怎么啦？

赵：我觉得你近来好象对我有什么意见，动不动要发脾气。是我那一呆得罪了你？我不是什么都依着你吗？领导同意我们结婚，你说你刚参加工作，要过一段，我依了你；买电视机，你说有彩色的，我也依了你，再有半年，咱们就可以买到了，可是你，好象……

珊：（温柔地）你扯到哪儿去了？我只是这一段，不知怎的，心里总觉得不痛快，莫名其妙的烦恼。

赵：为什么？

珊：好象，好象刚上船时，充满了希望，现在，却觉得希望没了，没意思。

赵：希望？希望什么呢？

珊：希望补偿，补偿失去的青春。现在我才明白，过去的，永远过去，不可补偿。

赵：这就要看你要补偿的是怎么了。（内喊“柯付霞”）来了？

（下）

（客室主任陪陈抒雨进来，陈夹一大皮包）

珊：严主任？ 严：小赵呢？

珊：喏。

严：（对陈）就是他。（赵上）

陈：（抱上握赵的手）赵先生！总算找到你了。感谢您呀！

严：（对莫名其妙的赵，个赵，你昨天拾到的戒指，就是这位陈老先生的。

陈：那是我四十多年前的订婚戒指。谢谢您，真是中华好青年！

赵：（面红耳赤）应该的，应该的……

（窗外，可以看见康走上，往里窥望。）

陈：（脱下手錶）请您一定收下，表示我一爰心意。

赵：不……！

严：陈老先生，您不是说，回国就是回家吗？一家人，还用这个感谢？

陈：噢，哈哈，好，来，那么一家人，干一杯！〔珊拿来一瓶酒，三个杯。内喊“土街冻”，珊应声而下〕

赵：（斟酒）陈老先生，多年没回乡了吧？

陈：四十年了！ 严：探亲？

陈：定居。

赵：太好了！

陈：来，为祖国的兴盛繁荣干一杯！（众干杯陈忽发现墙上的画）噢？（走前，又是摇头，又是摇头）

赵：（介绍）这是将近一千年前五代时期著名的画家徐熙的画，“一行白鹭上青天”花鸟画取所称“徐、黄二体”的徐，就指的他。

陈：唔，你懂画？

严：他是我们业余画家，这幅画，前不久，他还描摹过呢。

陈：那我们还是同行咧！

赵：陈老先生是画家？太好了！

陈：这幅画是你描摹的？

赵：不，这是解放前一位国画家在伦敦博物馆描的。

陈：（摇头）唔，这就对了。那时，是在那儿。

赵：您说什么？谁在哪儿？

陈：真品，这幅画的真品。

赵：真品？！在哪儿？您见过？

陈：说来话长。这幅画，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帝王的御苑名画，你看他上面的印章。庚子年八国联军打北京，火烧圆明园，

五十年代末，英国财政危机大批抛售
把这幅画掠走了。做为战利品送到了大英博物馆。文物，这幅
画，以三十万美元的价格卖到了一个美国大富翁的手里。

珊：（走上旁听已有一会，三十万！这幅画值三十万。

陈：这还是当年的价格。

珊：现在呢？

陈：据说，在南美洲价一百五十万美元拍卖。

珊：一百五十万美元！

赵：这艺术品现在在谁手里呢？

陈：（摇摇头）

赵：您看过吗？

陈：见到见过。

赵：那太好了！我曾照着这描了一幅，上岸后，可指教指教？

陈：我希望在岛市定居，已还在华侨大厦订了个房间，非常欢迎你带你的画来。

〔内喊，“蚬仔煎”〕

赵：对不起失陪了！（朝内，来了！（与珊各端了食品匆匆下）

陈：主任先生，您有事，请忙吧，再一次谢谢您！

严：别客气，（握手）失陪了。（下）

陈：（在一桌边坐，把皮包放在桌上，就译起古画？

康：（走进酒吧，走到陈身边，挪一下陈的皮包）老先生，请问这儿没人坐吧？

陈：（急忙移过皮包，没有。

康：（坐下，立即惊讶地，哎呀，陈老师！

陈：（一楞）你……？

康：字生姓康，康荣骏。他忘了？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曾主持举办了一个中国画展；还举行了一次关于中国画的讲座。我就是您当年的观众和听众之一。